

“中西合璧的TCK”系列之

李多医生谈第三文化孩子

作者：许子翔（印第安娜）

导读：1950年代，美国社会学家Ruth Hill Useem首次提出“Third Culture Kids / 第三文化小孩”（TCK）这个名词。她以“第三文化”为概念，来诠释那些在年幼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期间，成长于父母本国以外的小孩。根据Useem的定义，“第一文化”指的是父母亲的“本国/母国文化”（home culture），“第二文化”指养育这群小孩的“在地文化”（host culture），而“第三文化”之所以是“第三”，是因为它既不属于完全的“第一”文化，也不是完全的“第二”文化，而是身处于两者文化之间。

自幼随父母来美的作者是不折不扣的TCK，他采访了众多和他一样在“第三文化”中成长起来的人，通过讲述他们不同的故事，给海外华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我们的孩子、或我们自己的窗口。本报不定期刊载许子翔先生的系列文章——“中西合璧的TCK”。该系列文章第一篇《我来自哪里，归属何方》登载于2018年3月16日第B6&B7版（可到本报网站www.yamei-today.com上查阅）。

李多医生从小来美，是个资深的“第三文化小孩”，笔者最近有幸采访了他，下面是此次采访的实录。

笔者：李医生您好，感谢您接受采访。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吗？

李多：我在南京出生，5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。我的父母当时都是留学生，到美国来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习。我在亚特兰大生活了许多年，直到医学院毕业，现在来印地安纳医学院实习。我将成为一名儿科医生。

笔者：您在南京出生，亚特兰大长大，现在在印地安纳实习。您认为哪里才是您的“家”呢？

李多：我想我的家应该在亚特兰大吧，我虽然出生南京，但我的父母家人大多都在亚特兰大，所以我的家就在那里。

笔者：您五岁就来了美国，在亚特兰大的成长过程中和其他族裔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成长，您遇到过什么困惑和挑战吗？

李多：那当然有的，我所生活的社区还是比较多样化的，学校里有白人，黑人，墨西哥人等其他族裔的孩子。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们的偏见会比成年人表达得更加“赤裸裸”。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有很强的融入主流，和大家一样的愿望。但是一直有同学问我“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小？”“你一定会功夫吧？”还有人用夸张的发音叫我Jackie Chen（成龙）。有时候我的朋友到家里来玩，他们闻到我父母在烧的中国小菜的味道，都会觉得奇怪，做鬼脸。当时我父母还在学校学习，经济上并不宽裕，所以总是帮我买大很多号的运动鞋，而且也没有给我买很多不一样的衣服，我不能每天像其他的孩子那样换不同的衣服穿，这些都得到了小朋友们的笑话。对此，当时的我很不满，经常和我的父母吵架。还有一次我和班上其他同学上课开小差，玩游戏，老师让我们几个不守规矩的男同学上台前每人做十个俯卧撑，但是轮到我的时候，他却因为我的长相而不要我做了（可能他认为我们亚洲人身体素质不行），我硬是不服气，坚持咬牙把那几个俯卧撑做了下来。

笔者：当年您和父母为了这些事吵架时，您的父

母是如何回应的呢？

李多：我爸爸从小就给我灌输“我们永永远远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有我们值得骄傲的文化和传统”的观念。他们在家里只允许我讲中文，并和我讨论发生在中国的事情。还把我周末送去中文学校念书。我虽然现在中文的读写能力有限，但是说得还比较流利，这都要感谢他们当时的一片苦心。有一次我和父母回国，他们还专门带我去了一个偏远的乡村，在那里我看到了几个年龄很小的女孩子，衣服很破旧，还挑着沉重的扁担在捡废料。我妈妈说：“看看你有多幸运，如果你出生在这里的某个家庭，你有可能就过着这样的生活。”这事对我触动蛮大的，后来我就不抱怨他们了。

笔者：这里的不少华人把自己定义为美国人，或者华裔美国人，您对您自己的身份是如何认定的呢？

李多：我虽然持有美国护照，但是我一直认为我是中国人。这大概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系。我在这里遇到过不少很小就来美国的朋友，或者ABC（美国出生的华人），其中确实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，他们除了长相上是中国人以外，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一无所知，也不关心，我认为还是比较遗憾的。

笔者：您经常回中国吗，国内吸引您的是什么？

李多：我基本每几年回去一次。每次见到国内的亲友都很高兴。我的表哥在国内的学校上学，每天都被繁重的课业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一回去就拉着他出去玩，他的父母也因为我是“美国来的贵客”而让他陪我出去，所以他每次都欢迎我回去探亲。每次回国我还喜欢去尝尝家乡的美食，游览中华大地的名胜古迹，探索国内各种美国没有的新奇事物。

笔者：许多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华人适应了海外的文化。而一旦回国，就会感受到一定的文化冲击，您有这样的体验吗？

李多：有的，比如因为我不太能读写中文，所以在餐馆点菜时总是遇到麻烦，服务员听着我纯正的国语，对我“不识字”感到颇为惊讶，我也只能对他们耸耸肩，表示无奈。在公共场所排队的时候，后面经常有人想偷偷往前挤，他们认为我老老实实站队很



李多医生和“美猴王”合影。

傻”。我在路上看到陌生人总是微笑着说“你好”，开门时会帮后面的人拉门，而我这些善意的举动经常引来别人诧异的目光。还有许多人很注重穿着名牌，但对帮助他人却不太感兴趣。

笔者：在美国的许多华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，将来做医生，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，过上好的物质生活。是什么让您决定学医的呢？

李多：我的爷爷是解放军，外公是学习法律的，早年曾在政府工作，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受迫害，坐过牢；经历过许多波折，最后出狱后仍然坚持为人民服务，返回政府工作。他还用他的专业知识，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受害的中国慰安妇们打过官司，争取利益。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别人，让我懂得了造富他人，造福社会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。所以我选择从医，想帮助救助更多的人，而我特喜欢孩子，所以我选择做儿科医生。儿科医生是医生这行里挣钱比较少的专业，钱对我来说是次要的。国内有许多人并不理解我的想法，我和国内的一些医生交谈过，他们几乎都推荐我攻读赚钱多的医学专业，所以我和国内一些人的想法还是有距离的。

笔者：您5岁来美，现在回顾往事，您对现在在美国生活的“第三文化的华人孩子”们有何建议吗？

李多：我想对他们说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要在中美两种文化中选择一种，每种文化都有其好和不好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结合两种文化中好的地方，形成自己独特的“第三文化”。还有就是我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一直要自己做“中国人”，现在大了，我觉得父亲是对的。有许多东西可以改变，但是我们的长相就是中国人的长相，所以我们尊重中国的文化，学习中国的语言，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挺好，是会受人尊敬的。